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方伎

崔善為

薛頤

甄權

弟立言

宋俠

許肩宗

乙弗弘禮

袁天綱

孫思邈

明崇儼

張憬藏

李嗣真

張文仲

李虔

縱韋慈

藏附

尚獻甫

裴知古附

孟詵

嚴善思

金梁鳳

張果

葉法善

僧玄奘

神秀

慧能普寂
義福附

一行

泓師附

桑道茂

夫術數占相之法出于陰陽家流自劉向演鴻範之言

京房傳焦贛之法莫不望氣視祲縣知災異之來運策

揲著預定吉凶之會固已詳於魯史載彼周官其弊者

肄業非精順非行偽而庸人不脩德義妄冀遭逢如魏

豹之納薄姬孫皓之邀青蓋王莽隨式而移坐劉歆聞

讖而改名近者綦連耀之構異端蘇玄明之犯宮禁皆因占候輔此姦兇聖王禁星緯之書良有以也國史載袁天綱前知武后恐匪格言而李淳風刪方伎書備言其要舊本錄崔善為已下此深於其術者兼桑門道士方伎等並附此篇

崔善為貝州武城人也祖顓後魏員外散騎侍郎父權會齊丞相府叅軍事善為好學兼善天文筭歷明達時務弱冠州舉授文林郎屬隋文帝營仁壽宮善為領丁

匠五百人右僕射楊素為總監巡至善為之所索簿點人善為手持簿暗唱之五百人一無差失素大驚自是有四方疑獄多使善為推按無不妙盡其理仁壽中稍遷樓煩郡司戶書佐高祖時為太守甚禮遇之善為以隋政傾頹乃密勸進高祖深納之義旗建引為大將軍府司戶叅軍封清河縣公武德中歷內史舍人尚書左丞甚得譽諸曹令史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偃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轉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高

祖聞之勞勉之曰澆薄之人醜正惡直昔齊末姦吏歌
斜律明月而高緯愚暗遂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斯事
因購流言者使加其罪時傅仁均所撰戊寅元歷議者
紛然多有同異李淳風又駁其短十有八條高祖令善
為考校二家得失多有駁正貞觀初拜陝州刺史時朝
建立議戶殷之處得徙寬鄉善為上表稱畿內之地是
謂戶殷丁壯之人悉入軍府若聽移轉使出關外此則
虛近實遠非經通之議其事乃止後歷大理司農二卿

名為稱職坐與少卿不協出為秦州刺史卒贈刑部尚書

薛頤滑州人也大業中為道士解天文律歷尤曉雜占煬帝引入內道場亟令章醮武德初追直秦府頤嘗密謂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愛秦王乃奏授太史丞累遷太史令貞觀中太宗將封禪泰山有彗星見頤因言考諸玄象恐未可東封會褚遂良亦言其事於是乃止頤後上表請為道士太宗為置紫府觀

於九變山拜頤中大夫行紫府觀主事又勅於觀中建
一清臺候玄象有災祥薄蝕謫見等事隨狀聞奏前後
所奏與京臺李淳風多相符契後數歲卒

甄權許州扶溝人也嘗以母病與弟立言專醫方得其
旨趣隋開皇初為祕書省正字後稱疾免隋魯州刺史
庫狄嶽苦風患手不得引弓諸醫莫能療權謂曰但將
弓箭向塚一針可以射矣針其肩隅一穴應時即射權
之療疾多此類也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歲太宗幸

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
其年卒撰脉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弟立言武德
中累遷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風毒發腫太宗令立
言視之既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必死果如其言
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脹身體羸瘦已經二
年立言診脉曰其腹内有蟲當是誤食髮為之耳因令
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唯無眼燒之猶有髮
氣其疾乃愈立言尋卒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錄驗方

五十卷

宋俠者洺州清漳人北齊東平王文學孝正之子也亦以醫術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藥藏監撰經心錄十卷行於代

許肩宗常州義興人也初事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時柳太后病風不言名醫治皆不愈脉益沉而噤肩宗曰口不可下藥宜以湯氣薰之令藥入腠理周理即差乃造黃耆防風湯數十斛置於牀下氣如烟霧其夜便得

語由是超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隋歷尚藥奉御武德初
累授散騎侍郎時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連染
諸醫無能療者肅宗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
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肅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脉
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鮮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
是別脉脉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
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
能別脉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于獵未知

免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踈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年九十餘卒

乙弗弘禮貝州高唐人也隋煬帝居藩召令相已弘禮跪而賀曰大王骨法非常必為萬乘之主誠願戒之在德煬帝即位召天下道術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弘禮統

攝帝見海內漸亂玄象錯謬內懷憂恐嘗謂弘禮曰卿昔相朕其言已驗且占相道術朕頗自知卿更相朕終當何如弘禮逡巡不敢答帝迫曰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弘禮曰臣本觀相書凡人之相有類於陛下者不得善終臣聞聖人不相故知凡聖不同耳自是帝嘗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初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時嘗坐事沒為奴貞觀初與數人詣之大鼎次至弘禮曰君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目直是賤

人但不知餘處何如耳大鼎有慙色乃解衣視之弘禮
曰看君面不異前言占君自腰已下當為方嶽之任其
占相皆此類也貞觀末卒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也尤工相術隋大業中為資官令
武德初蜀道使詹俊赤牒授火井令初天綱以大業元
年至洛陽時杜淹王珪韋挺就之相天綱謂淹曰公蘭
臺成就學堂寬博必得親糾察之官以文藻見知謂王
曰公三亭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已外必得五品要

職謂韋曰公面似大獸之面交友極誠必得士友攜接
初為武職復謂淹等二十年外終恐三賢同被責黜暫
去即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為天策府兵曹文學館
學士王珪為太子中允韋挺隋末與隱太子友善後太
子引以為率至武德六年俱配流嶺州淹等至益州見
天綱曰袁公洛邑之言則信矣未知今日之後何如天
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終當俱受榮貴至九年被召
入京共造天綱天綱謂杜公曰即當得三品要職年壽

非天網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官兼有年壽然
晚途皆不稱愜韋公尤甚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
部尚書王珪尋授侍中出為同州刺史韋挺歷御史大
夫太常卿貶象州刺史皆如天網之言大業末竇軌客
遊德陽嘗問天網天網謂曰君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
又成必於梁益州大樹功業武德初軌為益州行臺僕
射引天網深禮之天網又謂軌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
之言然目氣赤脉貫瞳子語則赤氣浮面如為將軍恐

多殺人願深自誠慎武德九年軌坐事被徵將赴京謂
天綱曰更得何官曰面上家人坐仍未見動輔角右畔
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承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
州都督則天初在襁褓天綱來至第中謂其母曰惟夫
人骨法必生貴子乃召諸子令天綱相之見元慶元爽
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可至三品見韓國夫人曰此
女亦大貴然不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子之服天
綱曰此郎君子神色爽徹不可易知試令行看於是步

於牀前仍令舉目天綱大驚曰此郎君子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必若是女實不可窺測後當為天下之主矣貞觀八年太宗聞其名召至九成宮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眉覆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又生骨猶未大成若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其年侍御史張行成馬周同問天綱天綱曰馬侍御伏犀貫腦兼有玉枕又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近古已來君臣道合

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
只恐非壽者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年四十八
卒謂行成曰公五嶽四瀆成就下亭豐滿得官雖晚終
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天綱相人所中皆
此類也申國公高士廉嘗謂曰君更作何官天綱曰自
知相命今年四月盡矣果至四月而卒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
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

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難為用也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乃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美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

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
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為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臥疾長
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鄆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
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邈道合古今
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
維摩詰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
儔也照鄰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
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

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
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
數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覺一寢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
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数也陽
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
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
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
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此天地之危

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云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

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詰周齊間事
歷歷如眼見以此叅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
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初魏徵等受
詔脩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
傳授有如目觀東臺侍郎孫處約將其五子佺儼俊佑
佺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佑當晚達佺最名重禍
在執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請問人
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為屬吏

可自保也後齊卿為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為徐州蕭縣丞思邈初謂齊卿之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迹多此類也永淳元年卒遺令溥葬不藏冥器祭祀無牲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猶若空衣時人異之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真錄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子行天授中為鳳閣侍郎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其先平原士族世仕江左父恪豫

州刺史崇儼年少時隨父任安喜令父之小吏有善後
召鬼神者崇儼盡能傳其術乾封初應封嶽舉授黃安
丞會刺史有女病篤崇儼致他方殊物以療之其疾乃
愈高宗聞其名召與語悅之擢授冀王府文學儀鳳二
年累遷正諫大夫特令入閣供奉崇儼每因謁見輒假
以神道頗陳時政得失帝深加允納潤州栖霞寺是其
五代祖梁處士山賓故宅帝特為製碑文親書於石論
者榮之四年為盜所殺時語以為崇儼密與天后為厭

勝之法又私奏章懷太子不堪承繼大位太子密知之
潛使人害之優制贈侍中諡曰莊仍拜其子珪為祕書
郎珪開元中仕至懷州刺史

張憬藏許州長社人少工相術與袁天綱齊名太子詹
事蔣儼年少時嘗遇憬藏因問祿命憬藏曰公從今二
年當得東宮掌兵之官秩未終而免職免職之後厄在
三尺土下又經六年據此合是死徵然後當享富貴名
位俱盛即又不合中年至六十一為蒲州刺史十月三

十日午時祿絕儼後皆如其言嘗奉使高麗被莫離支
囚於地窖中經六年然後得歸及在蒲州年六十一矣
至期召人吏妻子與之告別自云當死俄而有勅許令
致仕左僕射劉仁軌微時嘗與鄉人靖思賢各齎絹贈
憬藏以問官祿憬藏謂仁軌曰公居五品要官雖暫解
黜終當位極人臣仁軌後自給事中坐事令白衣向海
東効力固辭思賢之贈曰公當孤獨客死及仁軌為僕
射思賢尚存謂人曰張憬藏相劉僕射則妙矣吾今已

有三子田宅自如豈其言亦有不中也俄而三子相繼而先盡貨田宅寄死於所親園內憬藏相之妙皆此類竟不仕以壽終

李嗣真滑州匡城人也父彥琮趙州長史嗣真博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筭之術弱冠明經舉補許州司功時左侍極賀蘭敏之受詔於東臺脩撰奏嗣真宏文館叅預其事嗣真與同時學士劉獻臣徐昭俱稱少俊館中號為三少敏之既恃寵驕盈嗣真知其必敗謂所親曰

此非庇身之所也因咸亨年京中大饑乃求出補義烏令無何敏之敗脩撰官皆連坐流放嗣真獨不預焉調露中為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居春宮嗣真嘗於太清觀奏樂謂道士劉槃輔儼曰此曲何哀思不和之甚也槃儼曰此太子所作寶慶樂也居數日太子廢為庶人槃等以其事聞奏高宗大奇之徵拜司禮丞仍掌五禮儀注加中散大夫封常山子永昌中拜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時酷吏來俊臣構陷無罪嗣真上書諫

曰臣聞陳平事漢祖謀疎楚君臣乃用黃金五萬觴行
反間之術項王果疑臣下陳平反間果行今告事紛紜
虛多實少焉知必無陳平先謀疏陛下君臣後謀除國
家良善臣恐為社稷之禍伏乞陛下特迴天慮察臣狂
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疏奏不納尋被俊臣所陷
配流嶺南萬歲通天年徵還至桂陽自筮死日預託桂
陽官屬備凶器依期暴卒則天深加憫惜勅州縣遞靈
輦還鄉贈濟州刺史神龍初又贈御史大夫撰明堂新

禮十卷孝經指要詩品書品畫品各一卷

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虔縱京兆人韋慈藏並以醫術知名文仲則天初為侍御醫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便絕倒則天令文仲慈藏隨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痛衝脇則劇難救自朝候之未及食時即苦衝脇絞痛文仲曰若入心即不可療俄頃心痛不復下藥日旰而卒文仲尤善療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名醫共撰療風氣諸方仍令

麟臺監王方慶監其修撰文仲奏曰風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抵醫藥雖同人性各異庸醫不達藥之性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惟腳氣頭風上氣嘗須服藥不絕自餘則隨其發動臨時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洩即不困劇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於尚藥奉御撰隨身備急方三卷行於代度縱官至侍御醫慈藏景龍中光祿卿自則天中宗已後諸醫咸推文

仲等三人為首

尚獻甫衛州汲人也尤善天文初出家為道士則天時召見起家拜太史令固辭曰臣久從放誕不能屈事官長則天乃改太史局為渾儀監不隸祕書省以獻甫為渾儀監數顧問災異事皆符驗又令獻甫於上陽宮集學者撰方域圖長安二年獻甫奏曰臣本命納音在金今熒惑犯五諸侯太史之位熒火也能尅金土是臣將先之徵則天曰為卿禳之遽轉獻甫為水衡都尉謂曰

水能生金今又去太史之位卿無憂矣其秋獻甫卒則天甚嗟異惜之復以渾儀監為太史局依舊隸祕書監時又有雍州人裴知古善於音律長安中為太樂丞神龍元年正月春享西京太廟知古預其事謂萬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乎其月中宗即位復改國為唐知古又能聽婚夕環珮之聲知其夫妻終始後卒於太樂令

孟詵汝州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少

好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禕之家見其勅賜金謂禕之
曰此藥金也若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試之果然則天
聞而不悅因事出為台州司馬後累遷春官侍郎睿宗
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為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
神龍初致仕歸伊陽之山第以藥餌為事詵年雖晚暮
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
離口良藥莫離手睿宗即位召赴京師將加任用固辭
衰老景雲二年優詔賜物一百段又令每歲春秋二時

特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畢構以詵有古人之風
改其所居為子平里尋卒年九十三詵所居官好勾剝
為政雖繁而理撰家祭禮各一卷喪服要二卷補養方
必効方各三卷

嚴善思同州朝邑人也少以學涉知名尤善天文歷數
及卜相之術初應消聲幽藪科舉擢第則天時為監察
御史權右拾遺內供奉數上表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
稍遷太史令聖歷二年熒惑入輿鬼則天以問善思善

思對曰商姓大臣當之其年文昌左相王及善卒長安
中熒惑入月鎮星犯天關善思奏曰法有亂臣伏罪且
有臣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敬暉等起兵誅張易之
昌宗其占驗皆此類也神龍初遷給事中則天崩將合
葬乾陵善思奏議曰謹按天元房錄葬法云尊者先葬
卑者不合於後開入則天太后卑於天皇大帝今欲開
乾陵合葬即是以卑動尊事既不經恐非安穩臣又聞
乾陵玄闕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隙鑄鐵以固其中今

若開陵必須鑄鑿然以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乃動衆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別開門道以入玄宮即往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為害益深又以修築乾陵之後國頻有難遂至則天太后權總萬機二十餘年其難始定今乃更加營作伏恐還有難生但合葬非古著在禮經緣情為用無足依准況今事有不安豈可復循斯制伏見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然以兩漢積年向餘四百魏晉之後祚皆不長雖受命

應期有因天假然以循機享德亦在天時但陵墓所安
必資勝地後之脣嗣用託靈根或有不安後嗣亦難長
享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顏綱於乾陵之傍更
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既得從葬之儀又成固
本之業臣伏以合葬者人緣私情不合者前修故事若
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
何益然以山川精氣上為星象若葬得其所則神安後
昌若葬失其宜則神危後損所以先哲垂範具之葬經

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必泰伏望少迴天眷俯
覽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割私情之愛欲使社稷長享天
下乂安凡在懷生孰不慶幸疏奏不納景龍中遷禮部
侍郎出為汝州刺史睿宗在藩善思嘗謂姚元之曰相
王必登帝位及踐祚元之以事聞奏由是召拜右散騎
常侍唐隆元年鄭愔謀冊譙王重福為帝乃草偽制除
善思為禮部尚書知吏部選事及譙王下獄景雲元年
大理寺奏善思與逆人重福通謀合從極法給事中韓

思復奏曰議獄緩死列聖明規刑疑惟輕有國恒典嚴
善思往在先朝屬韋氏擅內恃寵宮掖謀危社稷善思
比時乃能先覺因詣相府有所發明進論聖躬必登宸
極雖交遊重福謀陷韋氏勅追善思書至便發向懷逆
節寧即奔命一面疎網誠合順生三驅取禽來而有宥
惟刑是恤理合昭詳請付刑部集群官議定奏裁以符
慎獄時議者多云善思合從原宥有司仍執前議請誅
之思復又剝奏懇直睿宗納其奏竟免善思死配流靜

州無幾遇赦還年八十五開元十七年卒初善思為御史時中書舍人劉允濟為酷吏所陷當死善思愍其老密表奏請允濟乃得免誅善思後見允濟竟不自言其事韓思復奏免善思之罪亦未曾有所言謝時人稱其長者善思子向乾元中為鳳翔尹寶應中授太常員外卿始善思父徐州長史延及善思俱年八十五而卒廣德二年向卒又年八十五向兄前趙郡司馬宙長向十歲向卒時宙並無恙

金梁鳳不知何許人也天寶十三載客於河西善相人
又言玄象時哥舒翰為節度使詔入京師裴冕為祠部
郎中知河西留後在武威梁鳳謂冕曰玄象有變半年
間有兵起郎中此時當得中丞不拜中丞即得宰相不
離天子左右大富貴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鳳曰
有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蜀川一日來向朔方此時公得
相冕懼其言深謝絕之其後安祿山反南犯洛陽僭稱
偽位哥舒翰東守潼關累月奏冕為御史中丞追赴京

冕又詰曰事驗也冕又問三日之兆梁鳳曰東京日即自磨滅蜀川日亦不能久此間日何轉分明不可說冕志之既潼關失守玄宗幸蜀肅宗北如靈武冕會之勸成策立改元為至德元年冕果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冕奏之肅宗召拜都水使者梁鳳在河隴謂呂諲曰判官骨相合得宰相湏得一大驚怖即得諲後至驛責讓驛長榜之驛吏武將性麤猛持弓矢突入射諲矢兩發幾中諲面諲逾牆得免以報梁鳳梁鳳曰此必入相逾年

諲自黃門侍郎知政事梁鳳在鳳翔李揆盧允二人同見之俱素服自稱選人梁鳳謂之曰公等並至清望官那得云無官揆允以實對梁鳳遣二人行謂揆曰公從舍人即入相一年內事謂允曰公好即是吏部郎中及剋復兩京揆自中書舍人知禮部侍郎事入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乃以允為吏部郎中其驗多此類爾後佯聾以自晦冕為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有進止令將梁鳳行後乃病卒

張果者不知何許人也則天時隱於中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其有長年祕術自云年數百歲矣嘗著陰符經玄解盡其玄理則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後人復見之往來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恒州刺史韋濟以狀奏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之果對使絕氣如死良久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狀又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以邀迎之果乃隨嶠至東都肩輿入東宮中玄宗初即位親訪理道及神仙方藥之事及聞變化不測

而疑之有邢和璞者善筭人而知天壽善惡玄宗令筭
果則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玄宗召
果與之密坐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今安在夜光對
面終莫能見玄宗謂力士曰吾聞飲堇汁無苦者真奇
士也會天寒使以堇汁飲果果乃引飲三卮醺然如醉
所作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燋且齧
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墮藏于帶乃懷中出神仙藥微
紅傅墮齒之斷復寐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

信之玄宗好神仙而欲果尚公主果固未知之謂祕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云娶婦得公主真可畏也迥質與華相顧未曉其言即有中使至宣曰玉真公主早歲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笈竟不奉詔迥質等方悟向來之言後懇辭歸山因下制曰恒州張果先生遊外方者也跡先高尚深入窈冥是渾光塵應召城闕莫詳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特行朝禮爰畀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曰通玄先生其

年請入恒山錫以衣服及雜綵等便放歸山乃入恒山
不知所之玄宗為造棲霞觀於隱所在蒲吾縣後改為
平山縣

道士葉法善括州括蒼縣人自曾祖三代為道士皆有
攝養占卜之術法善少傳符籙尤能厭劾鬼神顯慶中
高宗聞其名徵詣京師將加爵位固辭不受求為道士
因留在內道場供待甚厚時高宗令廣徵諸方道術之
士合鍊黃白法善上言金丹難就徒費財物有虧政理

請覈其真偽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試之由是乃出九十餘人因一切罷之法善又嘗于東都凌空觀設壇醮祭城中士女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為吾法所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為禁効其病乃愈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歷五十年常往來名山數召入禁中盡禮問道然排擠佛法議者或譏其向背以其術高終莫之測睿宗即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仍依舊

為道士止於京師之景龍觀又贈其父為歙州刺史當時尊寵莫與為比法善生於隋大業之內子死于開元之庚子凡一百七歲八年卒詔曰故道士鴻臚卿員外置越國公葉法善天真精密妙理玄暢包括祕要發揮靈符固以冥默難源希夷罕測而情棲蓬閣迹混朝伍保黃冠而不杖加紫綬而非榮卓爾孤秀泠然獨往勝氣絕俗貞風無塵金骨外聳珠光內應斯乃體應中仙名昇上德朕當聽政之暇屢詢至道公以理國之法數

奏昌言謀叅隱諷事宣宏益歎徽音之未泯悲形解之
俄留曾莫慙遺殲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愴于懷宜申禮
命式旌泉壤可贈越州都督

僧玄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
謂翻譯者多有訛謬故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叅驗之貞
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玄奘既辯博出羣所在必為講
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
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

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悅與之談
論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弘福寺翻譯仍勅
右僕射房玄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
十餘人相助整比高宗在宮為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
寺及翻經院內出大幡勅九部樂及京城諸寺幡蓋衆
伎送玄奘及所翻經像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顯慶元
年高宗又令左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
李義府杜正倫黃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玄奘所定

之經國子博士范義碩太子洗馬郭瑜宏文館學士高
若思等助加翻譯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後以京城人
衆競來禮謁玄奘乃奏請逐靜翻譯勅乃移於宜君山
故玉華宮六年卒時年五十六歸葬於白鹿原士女送
葬者數萬人

僧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人少遍覽經史隋末出家為
僧後遇蘄州雙峯山東山寺僧弘忍以坐禪為業乃歎
伏曰此真吾師也便往事弘忍專以樵汲自役以求其

道昔後魏末有僧達摩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世相付授達摩齋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為之事達摩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衣履而已達摩傳慧可慧可嘗斷其左臂以求其法慧可傳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姓周氏黃梅人初弘忍與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其法為東山法門神秀既師事弘

忍弘忍深器異之謂曰吾度人多矣至於縣解圓照無
先汝者弘忍以咸亨五年卒神秀乃往荊州居於當陽
山則天聞其名追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禮勅當陽山
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聞風爭
來謁見望塵拜伏日以萬數中宗即位尤加敬異中書
舍人張說嘗問道執弟子之禮退謂人曰禪師身長八
尺龐眉秀耳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初神秀同學僧慧
能者新州人也與神秀行業相埒弘忍卒後慧能住韶

州廣果寺韶州山中舊多虎豹一朝盡去遠近驚歎咸
歸伏焉神秀嘗奏則天請追慧能赴都慧能固辭神秀
又自作書重邀之慧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短陋北土見
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也竟
不度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為北宗慧能為
南宗神秀以神龍二年卒士庶皆來送葬有詔賜諡曰
大通禪師又於相王舊宅置報恩寺岐王範張說及徵
士盧鴻一皆為其碑文神秀卒後弟子普寂義福並為

時人所重普寂姓馮氏蒲州河東人也年少時遍尋高僧以學經律時神秀在荊州玉泉寺普寂乃往師事凡六年神秀竒之盡以其道授焉久視中則天召神秀至東都神秀因薦普寂乃度為僧及神秀卒天下好釋氏者咸師事之中宗聞其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神秀統其法衆開元十三年勅普寂於都城居止時王公士庶競來禮謁普寂嚴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悅之容遠近尤以此重之二十七年終於都城興唐寺年八十九時

都城士庶曾謁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賜號為大照禪
師及葬河南尹裴寬及其妻子並衰麻列于門徒之次
士庶傾城哭送閭里為之空焉義福姓姜氏潞州銅鞮
人初止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室凡二十餘年未嘗出
宇之外後隸京城慈恩寺開元十一年從駕往東都途
經蒲號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皆齋幡花迎之所在途
路充塞以二十年卒有制賜號大智禪師葬於伊闕之
北送葬者數萬人中書侍郎嚴挺之為製碑文神秀禪

門之傑雖有禪行得帝王重之而未嘗聚徒開堂傳法至弟子普寂始於都城傳教二十餘年人皆仰之

僧一行姓張氏先名遂魏州昌樂人襄州都督鄴國公公謹之孫也父擅武功令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歷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博學先達素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揚雄太玄經將歸讀之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指稍深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

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因與一行談其奧蹟
甚嗟伏之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一行由是大知名武
三思慕其學行就請與結交一行逃匿以避之尋出家
為僧隱於嵩山師事沙門普寂睿宗即位勅東都留守
韋安石以禮徵一行固辭以疾不應命後步往荊州當
陽山依沙門悟真以習梵律開元五年玄宗令其族叔
禮部郎中洽齋勅書就荊州強起之一行至京置於光
太殿數就之訪以安國撫人之道言皆切直無有所隱

開元十年永穆公主出降勅有司優厚發遣依太平公主故事一行以為高宗末年惟有一女所以特加其禮又太平驕僭竟以得罪不應引以為例上納其言遽追勅不行但依常禮其諫諍皆此類也一行尤明著述撰大衍論三卷攝調伏藏十卷天一太一經及太一局遁甲經釋氏系錄各一卷時麟德歷經推步漸疎勅一行考前代諸家歷法改撰新歷又令率府長史梁令瓚等與工人創造黃道游儀以考七曜行度互相證明於是

一行推周易大衍之數立衍以應之故撰開元大衍歷
經至十五年卒年四十五賜諡曰大慧禪師初一行從
祖東臺舍人太素撰後魏書一百卷其天文志未成一
行續而成之上為一行製碑文親書於石出內庫錢五
十萬為起塔於銅人之原明年幸溫湯過其塔前又駐
騎徘徊令品官就塔以告其出豫之意更賜絹五十匹
以蒔塔前松栢焉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
山國濟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

間聞院僧於庭布筭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當却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首請法盡受其術焉而門前水果却西流道士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歷云後八百年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非聖人而何時又有黃州僧泓者善葬法每行視山原即為之圖張說深

信重之

桑道茂者大歷中遊京師善太一遁甲五行災異之說
言事無不中代宗召之禁中待詔翰林建中初神策軍
修奉天城道茂請高其垣牆大為制度德宗不之省及
朱泚之亂帝蒼卒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
已卒命祭之

贊曰術數之精事必前知粲如垂象變告無疑恠誕之
夫誣罔著龜致彼庸妄幸時艱危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

隱逸

王績

田遊巖

史德義

王友貞

盧鴻一

王希夷

衛大經

李元愷

王守慎

徐仁紀

孫處玄

白履忠

王遠知

潘師正

劉道合

司馬承禎

吳筠

孔述睿

子敏行

陽城

崔覲

前代賁丘園招隱逸所以重貞退之節息貪競之風故
蒙叟矯讓王之篇玄晏立高人之傳箕頽之迹粲然可
觀而漢二龔之流乃心王室不事莽朝忍渴盜泉本非
絕俗甚可嘉也皇甫謐陶淵明慢世逃名放情肆志逍
遙泉石無意於出處之間又其善也卽有身在江湖之
上心遊魏闕之下託薜蘿以射利假巖壑以釣名退無

肥遁之貞進之濟時之具山移見誚海鳥興譏無足多也阮嗣宗傲世佯狂王無功嗜酒放蕩才不足而智有餘傷其時而晦其用深識之士也高宗天后訪道山林飛書巖穴屢造幽人之宅堅迴隱士之車而遊巖德義之徒所高者獨行盧鴻一承禎之比所重者迹名至於出處語默之大方未足與議也今存其舊說以備雜篇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少與李播呂才為莫逆之交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授揚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

棄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數頃鄰渚有隱士仲長
子先服食養性績重其貞素願與相近乃結廬河渚以
琴酒自樂嘗遊北山因為北山賦以見志詞多不載績
嘗躬耕於東臯故時人號東臯子或經過酒肆動經數
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為好事者諷詠貞觀十八年卒臨
終自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為墓誌有文集五卷又
撰隋書未就而卒兄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
子自有傳

田遊巖京兆三原人也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於太白
山每遇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其母及妻子並有方
外之志與遊巖同遊山水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
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
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巖山衣田冠出拜帝令
左右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巖曰臣
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旣逢聖代幸得逍遙帝曰朕今得
卿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曰漢高祖欲廢嫡立庶黃

綺方來豈如陛下宗重隱淪親問巖穴帝甚歡因將遊巖就行宮并家口給傳乘赴都授崇文館學士令與太子少傅劉仁軌談論帝後將營奉天宮于嵩山遊巖舊宅先居宮側特令不毀仍親書題額懸其門曰隱士田遊巖宅文明中進授朝散大夫拜太子洗馬垂拱初坐與裴炎交結特放還山

史德義蘇州崑山人也咸亨初隱居武丘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廛市號為逸人高宗聞其名

徵赴洛陽尋稱疾東歸公卿已下皆賦詩餞別德義亦
以詩留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文昌左丞
周興表薦之則天徵赴都詔曰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尚
虛玄業履貞確謙冲彰於里閭孝友表於閨庭固辭徵
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替裾高蹈愚公之谷博聞強識
說禮敦詩繕性丘園甘心畎畝朕承天革命建極開階
寤寐星雲物色林壑順貞期而捐薜帶應休運而解荷
裳粵自海隅來遊魏闕行藏之理斯得去就之節無違

風操可嘉啓沃攸佇特宜優獎委以諫曹可朝散大夫
後周興伏誅德義坐為所薦免官以朝散大夫放歸丘
壑自此聲譽稍減於隱居之前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也父知敬則天時麟臺少監以工
書知名友貞弱冠時母病篤醫言唯啖人肉乃差友貞
獨念無可求治乃割股肉以飴親母病尋差則天聞之
令就其家驗問特加旌表友貞素好學讀九經皆百遍
訓誨子弟如嚴君焉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屏絕羶味

出言未曾負諾時論以為真君子也長安年歷任長水
令後罷歸田里中宗在春宮召為司議郎不就神龍初
又拜太子中舍仍令所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詔
曰敦夷齊之行可以激貪尚顏閔之道用能勸俗新除
太子中舍人王友貞德義泉藪人倫茂異孝始於事親
信表於行已富有文史庶於財貨久歷官政累聞課績
有古人之風保君子之德乃抗志塵外棲情物表深歸
解脫之門誓守薰脩之誠頃加徵命作護儲闈固在辭

榮累陳情懇堅持淨義不登於車服惟悅於禪綱味靡
求於珍饌朕方崇獎廉退懲抑澆浮雖思廊廟之賢豈
違山林之願宜加優秩仍遂雅懷可太子中舍人員外
置給全祿以畢其身任其在家脩道仍令所在州縣存
問四時送祿至其住所玄宗在東宮又表請禮徵之以
年老竟辭疾不赴年九十餘開元四年卒時下制曰貴
德尊賢飾終念遠此聖人所以治天下厚風俗也王友
貞稟氣元精遊心大朴孝惟不匱獨貫於神明道則難

名高謝於人代言念錫類方期鎮俗遽爾凋殂良深愍悼生無大位雖隔外臣之儀歿有餘榮宜贈上卿之服可贈銀青光祿大夫仍委本縣令長特加弔祭

盧鴻一字浩然本范陽人徙家洛陽少有學業頗善籀篆楷隸隱於嵩山開元初遣幣禮再徵不至五年下詔曰朕以寡薄忝膺大位嘗恨玄風久替淳化未昇每用翹想遺賢冀聞上皇之訓以卿黃中通理鉤深詣微窮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足侔古人故比下徵

書佇諧善績而每輒託辭拒違不至使朕虛心引領于
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宣朝
廷之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不能反乎禮有大倫
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為難便勅齋束
帛之貺重宣斯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一赴
徵六年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
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
敢以忠信奉見上別召昇內殿賜之酒食詔曰盧鴻一

應辟而至訪之至道有會淳風爰舉逸人用勸天下特宜
授諫議大夫鴻一固辭又制曰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
緬惟大禹聽伯成之高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
不友邈之時義大矣哉嵩山隱士盧鴻一抗迹幽遠凝
情篆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雲臥林壑多歷
年載傳不云乎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是乃飛書巖
穴備禮徵聘方佇獻替式弘政理而矯然不羣確乎難
拔靜已以鎮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辭榮寵將厚風俗

不降其志用保厥躬會稽嚴陵未可名屈太原王霸終以病歸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歲給米百石絹五十匹充其藥物仍令府縣送隱居之所若知朝廷得失具以狀聞將還山又賜隱居之服并其草堂一所恩禮甚厚王希夷徐州滕縣人也孤貧好道父母終為人牧羊收傭以供葬葬畢隱於嵩山師道士黃頤向四十年盡能傳其閉氣導養之術頤卒更居兗州徂來山中與道士劉玄博為棲遁之友好易及老子嘗餌松栢葉及雜花

散景龍中年七十餘氣力益壯刺史盧齊卿就謁致禮
因訪以字人之術希夷曰孔子稱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可以終身行之矣及玄宗東巡勅州縣以禮徵召至駕
前年已九十六上令中書令張說訪以道義宦官扶入
宮中與語甚悅開元十四年下制曰徐州處士王希夷
絕學棄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朕為封巒展
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克應嘉召雖紆綺季之跡已過
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尚齒可朝散大夫

守國子博士聽致仕還山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衣一副絹一百匹尋壽終自則天中宗已後有蒲州人衛大經邢州人李元愷皆潔志不仕蒲州人王守慎常州人徐仁紀潤州人孫處玄皆退身辭職為時所稱

衛大經者篤學善易口無二言則天降詔徵之辭疾不赴與魏州人夏侯乾童有舊聞乾童母卒徒步往弔之鄉人止之曰當夏溽暑豈可步涉千里致書可也大經曰尺書無能盡意遂行至魏州會乾童出行大經造門

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人而還開元初畢構為刺史謂解令孔愷言曰衛生德厚宜有旌異古人式干木之閭禮賢故也愷言造門就謁時大經已年老辭疾不見嘗預筮死日鑿墓自為誌文果如筮而終

李元愷者博學善天文律歷然性恭愼口未嘗言人之過鄉人宋璟年少時師事之及璟作相使人遺元愷束帛將薦舉之皆拒而不答景龍中元行冲為洛州刺史邀元愷至州問以經義因遺衣服元愷辭曰微軀不宜

服新麗但恐不能勝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以泥塗汙而與之不獲已而受及還乃以已之所蠶素絲五兩以酬行冲曰義不受無妄之財先是定州人崔元鑒明三禮鄉人張易之寵幸用事薦之起家拜朝散大夫致仕于家在鄉請半祿元愷謂之曰無功受祿災也元愷年八十餘壽終

王守慎者有美名垂拱中為監察御史時羅織事起守慎舅秋官侍郎張知默推詔獄奏守慎同知其事守慎

以疾辭因請為僧則天初甚恠之守慎陳情詞理甚當
則天欣然從之賜號往成識鑒高雅為時賢所重以壽
終

徐仁紀者聖歷中徵拜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謂
人曰三諫不聽可去矣遂移病歸鄉里神龍初宣慰使
舉仁紀之行可以激俗又徵拜左補闕三上書又不省
乃詣執政求出俄授靈昌令妻子不之官廨舍唯衣履
及書疏而已餘無所蓄

孫處玄長安中徵為左拾遺頗善屬文嘗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神龍初功臣桓彥範等用事處玄遺彥範書論時事得失彥範竟不用其言乃去官還鄉里以病卒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于古大梁城時人號為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棄官而歸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又表薦履忠堪為學官乃徵赴京師及

至履忠辭以老病不任職事詔曰處士前祕書省校書郎白履忠學優綰簡道賁丘園探賸以見其微隱居能達其志故以汲引洙泗物色夷門素風自高玄冕非貴几杖云暮章秩宜加俾承禮命之優式副寵賢之美可朝散大夫履忠尋表請還鄉手詔曰孝悌立身靜退放俗年過從耄不雜風塵盛德予聞通班是錫豈惟旌賁山藪實欲獎勸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乃停留數月而歸履忠鄉人左庶子吳兢謂履忠曰吾子家室屢空

竟不需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何益於實也履忠欣然曰
往歲契丹入寇家家盡著括排門夫履忠特以少讀書
籍縣司放免至今惶愧今雖不得且是吾家終身高臥
免徭役豈易得也尋壽終著三玄精辯論一卷註老子
及黃庭內景經有文集十卷

道士王遠知琅邪人也祖景賢梁江州刺史父曇選陳
揚州刺史遠知母梁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夢靈
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曇選

曰生子當為神仙之宗伯也遠知少聰敏博綜羣書初入茅山師事陶弘景傳其道法後又師事宗道先生臧兢陳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令講論甚見嗟賞及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遠知乃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晉王懼而遣之少頃又復其舊煬帝幸涿郡遣員外郎崔鳳舉就邀之遠知見於臨朔宮煬帝親執弟子之禮勅都城起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諫不宜遠去京國煬帝不從高祖之龍

潛也遠知嘗密傳符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與房玄齡微服以謁之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至貞觀九年勅潤州於茅山置太受觀并度道士二十七人降璽書曰先生操履夷簡德業冲粹屏棄塵雜栖志虛玄吐故納新食芝餌木念衆妙於三清之表返華髮於百齡之外道邁前烈聲高自古非夫得祕訣於金壇受幽文於玉笈者其孰能

與此乎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風範無忘寤寐近
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勅不違高志并許置觀用表
宿心未知先生早晚已屆江外所營棟宇何當就功佇
聞委曲副茲引領近已令太史薛頤等往詣令宣朕意
其年遠知謂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
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見署少室伯將行在即翌日
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寢卒年一百二十六歲調露二年
追贈遠知太中大夫諡曰昇真先生則天臨朝追贈金

紫光祿大夫天授二年改諡曰昇玄先生

潘師正趙州贊皇人也少喪母廬於墓側以至孝聞大業中度為道士師事王遠知盡以道門隱訣及符籙授之師正清淨寡欲居於嵩山之逍遙谷積二十餘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幸東都因召見與語問師正山中有何所須師正對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中不乏高宗與天后甚尊敬之留連信宿而還尋勅所司於師正所居造宗唐觀嶺山別起精思觀以處之初置奉天宮帝

令所司於逍遙谷口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又於苑北面置尋真門皆為師正立名焉時太常奏所造樂曲帝又令以祈仙望仙翹仙為名前後贈詩凡數十首師正以永淳元年卒時年九十八高宗及天后追思不已贈太中大夫賜諡曰體玄先生

道士劉道合者陳州宛丘人初與潘師正同隱於嵩山高宗聞其名令於隱所置太一觀以居之召入宮中深尊禮之及將封太山屬久雨帝令道合於儀鸞殿作止

雨之術俄而霖朗帝大悅又令道合馳傳先上太山以祈福祐前後賞賜皆散施貧乏未嘗有所蓄積高宗又令道合合還丹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及帝營奉天宮遷道合之殯室弟子開棺將改葬其尸惟有空皮而背上開拆有似蟬蛻盡失其齒骨衆謂尸解高宗聞之不悅曰劉師為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進者亦無異焉

道士司馬承禎字子微河內溫人周晉州刺史琅邪公裔玄孫少好學薄於為吏遂為道士事潘師正傳其符

錄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師正特賞異之謂曰我自陶
隱居傳正一之法至汝四葉矣承禎嘗遍遊名山乃止
於天台山則天聞其名召至都降手勅以讚美之及將
還勅麟臺監李嶠餞之於洛橋之東景雲二年睿宗令
其兄承禕就天台山追之至京引入宮中問以陰陽術
數之事承禕對曰道經之旨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
於無為且心目所知見者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
異端而增其智慮哉帝曰理身無為則清高矣理國無

為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無為而成無為之旨理國之道也睿宗歎息曰廣成之言即斯是也承禎固辭還山仍賜寶琴一張及霞紋帔而遣之朝中詞人贈詩者百餘人開元九年玄宗又遣使迎入京親受法籙前後賞賜甚厚十年駕還西都承禎又請還天台山玄宗賦詩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禎於王屋山自選形勝

置壇室以居焉承禎因上言今五嶽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嶽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玄宗從其言因勅五嶽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禎推按道經創意為之承禎頗善篆隸書玄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為真本以奏上之以承禎王屋所居為陽臺觀上自題額遣使送之賜絹三

百匹以充藥餌之用俄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祿卿韋紹至其所居脩金籙齋復加以錫賚是歲卒於王屋山時年八十九其弟子表稱死之日有雙鶴遶壇及白雲從壇中涌出上連于天而師容色如生玄宗深歎之乃下制曰混成不測入寥自化雖獨立有象而至極則冥故王屋山道士司馬子微心依道勝理會玄遠遍遊名山密契仙洞存觀其妙逍遙得意之場亡復其根宴息無何之境固以名登真格位在靈官林壑未改遐霄已曠

言念高烈有愴于懷宜贈徽章用光丹籙可銀青光祿大夫號真一先生仍為親製碑文

吳筠魯中之儒士也少通經善屬文舉進士不第性高潔不奈流俗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為道士傳正一之法苦心鑽仰乃盡通其術開元中南遊金陵訪道茅山久之東遊天台筠尤善著述在剡與越中文士為詩酒之會所著歌篇傳於京師玄宗聞其名遣使徵之既至與語甚悅令待詔翰林帝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

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劄耳又問神仙脩鍊之事對曰此野人之事當以歲月功行求之非人主之所宜適意每與緇黃列坐朝臣啟奏筠之所陳但名教世務而已間之以諷詠以達其誠玄宗深重之天寶中李林甫楊國忠用事紀綱日紊筠知天下將亂堅求還嵩山累表不許乃詔於嶽觀別立道院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既而中原大亂江淮多盜乃東遊會稽嘗於天台剡中往來與詩人李白孔巢父詩篇酬和逍遙泉石

人多從之竟終於越中文集二十卷其玄綱三篇神仙可學論等為達識之士所稱筠在翰林時特承恩顧繇是為羣僧之所嫉驃騎高力士素奉佛嘗短筠于上前筠不悅乃求還山故所著文賦深詆釋氏亦為通人所譏然詞理宏通文彩煥發每製一篇人皆傳寫雖李白之放蕩杜甫之壯麗能兼之者其唯筠乎

孔述睿越州人也曾祖昌寓膳部郎中祖祖舜監察御史父齊叅寶鼎令述睿少與兄克符弟克讓皆事親以孝

聞旣孤俱隱於嵩山述睿好學不倦大歷中轉運使劉
晏累表薦述睿有顏閔之行游夏之學代宗以太常寺
協律郎徵之轉國子博士歷遷尚書司勳員外郎史館
脩撰述睿每加恩命暫至朝廷謝恩旬日即辭疾却歸
舊隱德宗踐祚以諫議大夫銀章朱綬命河南尹趙惠
伯齋詔書玄纁束帛就嵩山以禮徵聘述睿既至召對
於別殿特賜第宅給以廐馬兼為皇太子侍讀旬日後
累表固辭依前乞還舊山詔報之曰卿懷伊摯匡時之

道有廣成嘉遁之風養素丘園屢辭命秩朕以峒山問道渭水求師亦何必務執勞謙固求退讓無違朕旨且啓乃心述睿既懇辭不獲方就職久之改祕書少監兼右庶子再加史館脩撰述睿精於地理在館乃重脩地理誌時稱詳究而又性謙和退讓與物無競每親朋集會嘗恂恂然似不能言者人皆敬之時令狐垣亦充脩撰與述睿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述睿述睿皆讓之竟不與爭時人稱為長者貞元四年命齋詔并御饌衣服

數百襲往平涼盟會處祭陷歿將士骸骨以述睿性精
愬故也九年以疾上表請罷官詔不許報之曰朕以卿
德重朝端行敦風俗不言之教所賴攸深未依來請想
宜悉也述睿再三上表方獲允許乃以太子賓客賜紫
金魚袋致仕放還鄉里仍賜帛五十匹衣一襲故事致
仕還鄉者皆不給公乘德宗優寵儒者特命給而遣之
貞元十六年九月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子敏行敏
行字至之舉進士元和五年禮部侍郎崔樞下擢第呂

元膺廉問岳鄂辟為賓佐丁母憂而罷後元膺為東都
留守移鎮河中敏行皆從之十四年入為右拾遺遷左
補闕長慶中為起居郎改左司員外郎歷司勳郎中充
集賢殿學士遷吏部郎中俄拜諫議大夫上疏論興元
監軍楊叔元陰激募卒為亂殺節度使李絳人不敢發
其事敏行上表極諍之故叔元得罪時論稱美敏行名
臣之子少而脩潔為人所稱及游宦與當時豪俊為友
雖名華為一時冠而貞規雅操與父遠矣太和九年正

月卒年四十九贈尚書工部侍郎

陽城字亢宗北平人也代為宦族家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房經六年乃無所不通既而隱於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閭里相訟者不詣官府詣城請決陝虢觀察使李泌聞其名親詣其里訪之與語甚悅泌為宰相薦為著作郎德宗令長安縣尉楊寧齎束帛詣夏縣所居而召之城乃衣褐赴京上章辭讓德宗遣中官持章服衣之而後詔

賜帛五十匹尋遷諫議大夫初未至京人皆想望風彩
曰陽城山人能自刻苦不樂名利今為諫官必能以死
奉職人咸畏憚之及至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
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
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有造城所居將問其所以者
城望風知其意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引自飲
客不能已乃與城酬酢客或時先醉臥席上城或時先
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

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凡用度錢
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蓄積雖所
服用有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佳可愛城輒喜舉而
授之有陳某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
有獲焉時德宗在位多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以因緣
用事於是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尋以姦佞相次進用
誣譖時宰毀詆大臣陸贄等咸遭枉黜無敢救者城乃
伏閣上疏與拾遺王仲舒共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德

宗大怒召宰相入議將加城罪時順宗在東宮為城獨
開解之城賴之獲免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
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
平矣乃造城及王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
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太平萬福武人年八十餘
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
城當取白麻壞之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城既至國
學乃召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

寧有久不省其親者乎明日告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性狂躁以言事得罪徙連州客寄無根蒂臺吏以蹤跡求得之於城家城坐臺吏於門與約酒訣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王魯卿季儋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經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道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戶竟以其男號為矮奴城下車禁

以良為賤又憫其編氓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前刺史有贓罪觀察使方推鞠之吏有幸於前刺史者拾其不法事以告自為功城立杖殺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州上考功第城自署其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恠城不出迎以問州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為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

一二日未去城因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義不欲按乃載妻子行中道而自逸順宗即位詔徵之而城已卒士君子惜之是歲四月賜其家錢二百貫文仍令所在州縣給遞以喪歸葬焉

崔觀梁州城固人為儒不樂仕進以耕稼為業老而無子乃以田宅家財分給奴婢令各為生業觀夫妻遂隱於城固南山家事不問約奴婢遞過其舍至則供給酒

食而已夫婦林泉相對以嘯咏自娛山南西道節度使
鄭餘慶高其行辟為節度叅謀累邀方至府第為吏無
方畧皆不達人事餘慶以長者優容之太和八年左補
闕王直方止疏論事得召見文宗便殿訪以時事直方
亦興元人與覲城固山為鄰是日因薦覲有高行詔以
起居郎徵之覲辭疾不起卒於山
贊曰高士忘懷不隱不顯依隱釣名真風漸鮮結廬泉
石投綬市朝心無出處是曰逍遙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二